重生后，我不再阻止妻子去黄河漂流

导语：

妻子吵着要去黄河漂流，说那是她的人生梦想。

我拼命阻止，她砸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骂我恶毒诅咒她。

在我熟睡时，用花瓶砸破我的额头静静地看我失血而死。

“这是我从小的梦，你凭什么一次次拦着！”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我活着碍着你的眼了是不是！”

侄子林小海嬉皮笑脸地开口：

“婶婶，人活一辈子，不就得为自己而活吗？你要是不去，老了肯定后悔，我叔啊，就是胆子太小，怕你比他强，见识广了呗”

“听到没，连孩子都比你懂！比你活得明白！”

孩子？二十五岁的孩子吗？

我平静地开口：

“去吧，祝你玩得开心。”

1.

林曼站在客厅中央，脚下是一片狼藉。

她胸口剧烈起伏：

“宋启航！你聋了吗？我跟你说话呢！”

林曼几乎吼出来，手臂激动地挥舞着：

“我说我要去黄河漂流！那是我的梦想！我的人生！你凭什么拦着我？啊？凭什么！”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你就是巴不得我永远被困在这个破地方，跟你一样当个窝囊废！宋启航，你恶毒，你诅咒我？”

林曼的声音极为尖锐，一点一点刺进我的神经。

上辈子，我在这里崩溃。

我哀求她，我讲道理，我摆出所有搜罗出来的黄河漂流的凶险事故报道，甚至跪下来求她想想我们刚上初中的女儿。

可换来的却是更加猛烈地打砸，更恶毒的咒骂，以至于她半夜拿起珍藏的花瓶一下又一下地砸碎我的头颅，任凭我在血泊中挣扎失去意识。

此刻，剜心的疼痛与失血的痛苦如同潮水将我淹没。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忍住不去看林曼那张狰狞的脸。

林曼见我久久不语，更加愤怒，抬脚踢飞地上打碎的碗：

“说话啊！哑巴了？我告诉你宋启航，这次你拦不住我！我非去不可，谁也拦不住！”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目光无比平静：

“好，去吧。”

林曼挥舞的手臂僵在半空中，脸上的愤怒骤然凝固，逐渐变得不可置信：

“你......你说什么？”

我重复一遍，微微牵动嘴角：

“我说，去吧。”

“祝你玩得开心。”

客厅中忽然死一般的寂静，林曼惊疑不定地来回打量我，嘴巴大张着，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此时，一个夸张带着惊喜的声音忽然传来：

“哎呀，姑父，我就说嘛，姑父最通情达理了！”

林曼的侄子林小海不知何时已经溜到我的身边，满脸堆笑。

他熟稔地绕过地上的狼藉，亲热地去拍林曼的肩膀，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光：

“小姑，你看，姑父这不就理解你了嘛！我就说姑父最疼你了。走走走，别生气了，我请客，咱们去楼下新开的餐馆，边吃边商量细节。”

林曼还没从我反常的态度里回过神来，被林小海半哄半推地往门外走。

她狐疑地回头看我，眼神中残留着愤怒，更多的却是迷茫和不适应。

林小海一边推着林曼往外走，一边迅速回头，朝我挤出一个笑容：

“姑父，你也一起啊？咱们好好规划规划，安全第一嘛！”

小区楼下的饭馆里，林曼一屁股坐下。

她翘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瞥了我一眼。

“宋启航看见没？这才叫支持，不像你整天磨磨唧唧跟个娘们儿似的。”

林小海立刻狗腿地附和道：

“就是姑父你这人就是太死板，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小姑这么有魄力，你该学着点儿！”我没说话，低头喝了口茶。

林曼见我不吭声，更加来劲。

故意提高嗓音，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有些人啊，自己没本事就见不得别人好。我要是听他的，这辈子就烂在家里了。”

林小海笑嘻嘻的掏出手机划了两下，兴奋道：

“小姑，我刚查了，黄河漂流根本不难，网上说随便买个充气船就能飘。连救生衣都不用，那些出事的人纯属自己蠢。”

林曼眼睛一亮：

“真的？那咱们就买最便宜的，反正就玩一次。省下来的钱还能给你买部新手机。。”

这时，饭馆老板老张端着菜过来，听到他们的对话，忍不住皱眉：

2.

“那个，现在可是汛期，黄河水急得很，你们可别冒险啊。”

林曼啪一声狂拍桌子，碗筷震得乱跳。

她尖声骂道：

“关你屁事？我们爱怎么玩儿怎么玩儿，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老张被吼的一懵，但还是好心劝导：

“不是我是说，谁拿这事开玩笑啊？真的危险。去年这段淹死了好几个人，你们可千万别去漂流啊。”

林小海立刻阴阳怪气的打断他：

“老板，你是不是闲的蛋疼啊？我们花钱玩我们的，碍着你了啊？你是不是看我们玩的起？开个破店嫉妒啊？”

老张脸色难看，但还是耐着性子：

“我是为了你们好，黄河汛期......”

“为我们好？”

林曼笑了两声，翻了个白眼：

“你算老几呀？一个破开饭馆儿的装什么大尾巴狼？我看你就是巴不得我们出事，好让你这破店上新闻，是吧？”

老张气的手抖，但还是强压着怒火：

“你们要真想去，至少找个专业向导。别自己乱来！找死！”

林小海嗤笑一声，故意挤眉弄眼，大声说道：

“小姑，听见没？我说这老板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黏上来，怕不是和那些黑导游一伙的，想坑咱们钱呢。”

林曼立刻恍然大悟，指着老张鼻子破口大骂：

“哦！我说你怎么这么热情呢？原来是想拉生意呀，真够恶心的，可别有命拉人没命花啊！”老张终于忍无可忍，气得身体颤抖：

“行！你们爱找死，随便！别到时候淹死了，又怪没人提醒你。”

林曼噌的一下站起身来，抄起桌上的茶水就泼了过去：

“你他妈咒谁呢？狗东西。信不信我砸了你这破店？”

林小海也站起来帮腔，一脸狞笑：

“老板，你再说一句试试？我小姑脾气可不好。待会儿让你这破店开不下去！”

周围食客纷纷侧目。

有些人小声嘀咕：

“这女的疯了吧？”

林曼听见了，立刻转头瞪过去：

“看什么看！没见过人吵架啊。再多哔哔几句我连你们一起骂！”

食客们纷纷低头吃饭，不再言语。

林曼这才消了一些气，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

“宋启航，你看看！连外人都想管我，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该听他的？”

我放下筷子平静的看着她：

“你想听真话？”

林曼随即冷笑：

“哟，终于舍得开口了还以为你今天吃了哑药呢。行啊，你说我听着。”

我淡淡道：

“黄河讯确实危险，尤其是鬼剑城那段。去年刚淹死三个游客。”

林曼脸色铁青，还没等她发作，林小海就抢先打断：

“姑父，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啊？网上那些新闻谁知道真的假的？再说了，咱们能跟那些倒霉蛋比吗？小姑这么厉害肯定没事儿。”

林曼被他一捧，怒气又转成得意，她轻蔑的撇了我一眼：

“就是！宋启航！你除了泼冷水还会干什么？怂货！我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

我点点头，不再说话。

林小海趁机凑过去压低声音，却故意让我听见：

“小姑，姑父就是怕你真的做到了，压自己一头，他肯定觉得自己没用，比不上你。姑父啊就是太怂，一点脾气都没有，小姑你这脾气，飒！”

林曼被夸得浑身舒畅，得意洋洋地点点头：

“走，吃完饭就去买装备。我倒要看看能有多危险！”

我看着他们兴奋地讨论要买最便宜的皮划艇，不带GPS定位器，甚至嫌弃救生衣太过笨重的样子，嘴角微微勾起。

去吧，

这次我不会拦着你们找死。

3.

林曼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

“小海你快看！拼吸吸这款皮划艇才299，还送两个塑料桨，评论区都说，质量超乎想象。”

林小海凑过去划拉屏幕，突然指着详情页最下方的小字狂笑起来：

“小姑，你看！这写的本产品仅供公园静水娱乐，禁止用于激流，哈哈哈哈。”

林曼满不在乎地挥挥手：

“商家都这么写，怕被告呗。你看这大妈晒的图片，人家在村口野塘玩的可嗨了，都是水，黄河能比野塘危险多少？”

我正在给女儿欣欣检查作业，欣欣怯生生地抬头：

“妈妈，我们班主任说黄河最近......”

“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滚回屋写你的作业去！”

林曼抓起沙发上的遥控器砸过来，擦过欣欣的额头，砰的一下摔在地上。

我猛地站起身，却被欣欣死死拉住袖子，她嘴唇发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晚上，我轻轻推开女儿房门，她声音带着哭腔：

“爸爸，你能不能不让妈妈去？上周新闻里都说了......黄河刚淹死一家三口。”

我蹲下来平视她，轻轻揉揉她的头：

“欣欣乖，爸爸替你找好一家托管，无论发生什么，下周开始你都住在那里。”

第二天，客厅中堆满了快递盒，林小海正拿着打气筒给充气船充气。

充气船船体几乎薄的能透光，接缝处已经微微发裂。

林小海得意地跳到船上踩了两脚：

“姑父你看！这质量，绝对够漂三五个来回了，漂到入海口都绰绰有余，哪像你说的会漏气？”

我弯腰捡起被他们随手扔在地上的救生衣，标签上的数字还是让我咂舌：

“林曼，这个浮力只有标准值的百分之六十......”

林曼坐在沙发上涂口红，闻言直接把手中的口红掰断砸过来：

“你什么意思啊？宋启航？是铁定了心让我掉进河里是吧？百分之六十够用了！你怎么就这么窝囊？是不是巴不得我淹死，好让你找个新老婆？”

房间门突然被撞开，欣欣背着书包冲出来：

“妈妈，你别去，我们班盈盈的舅舅就是去游泳......”

“啪！”

林曼站起身来，抬手重重地扇在女儿脸上：

“晦气东西！大清早咒我？跟你爸一样没见识！我要是死了，你们父女正好庆祝是吧！”

欣欣踉跄着撞在墙上，鼻血瞬间顺流而下。

林小海忍住笑，上前拉架，眼神却不住地瞟在女儿脸上：

“欣欣啊，你也懂点事吧，小姑这么一女强人你至于吗？她只不过想去追求梦想，你爸有意见就算了，你是你妈生的还敢忤逆你妈啊，真是个小没良心的。”

我抄起衣架砸在林小海身上：

“你们现在就给我滚！”

林小海眼神闪烁，林曼却懂了他的意思，朝我抽抽噎噎起来：

“宋启航，我好不容易要去追求梦想，你竟然不陪我？”

我没注意到，楼下早已围满了闻讯赶来的亲戚。

林曼的大姐拍着腿哭嚎：

“大家评评理啊！我妹夫居然打亲侄子啊，这是要造反啊！”

人群顿时炸锅，岳母冲上来撕扯我：

“宋启航，你今天要是不陪曼曼去，我立刻让欣欣那死没良心的退学跟我回去养猪！要是你不信，老娘我明天就去他们门口吊死，我看谁还敢收你这么个丧门星女儿！”

我气得目眦欲裂，却对着林曼笑着点点头：

“曼曼，我这么爱你，当然会和你一起去了。”

林小海表情一僵，隐约觉得不对劲：

“姑父...你......你真去啊？”

我笑着点点头，语气温柔如水：

“是啊，毕竟......黄河这么危险，我得亲眼看着才行。”

4.

我一反常态，站在林曼身边殷勤地帮她叠泳衣。

林曼猛地抽回衣服，扭过头去对林小海嗤笑道：

“看见没？我就说狗改不了吃屎！这么多年了，任劳任怨跟条看门狗似的，打都打不走，现在知道摇尾巴讨好了？晚了！”

我假装没听到他们的话，递给林曼一个精致的盒子：

“这个防晒霜带上吧，专柜小姐说最适合水上运动。”

林曼的手停在半空中，不停地打量着我，眼里全是狐疑和毫不掩饰的轻蔑：

“哟？太阳真打西边出来了？宋启航，你这窝囊废也学会下血本了啊！”

她一把抢过防晒霜，尖锐的指甲故意在我手背上狠狠划过：

“怎么？怕我晒黑了丢你的人？还是巴不得我涂了烂脸？”

我没有缩回手，平静地转过身去：

“我去和欣欣说几句话。”

欣欣已经回到房间，看见我进来，像受惊的小动物般猛地一颤：

“爸爸......我收拾好了。”

她努力把头埋得更低，脸颊还留着昨天林曼打的痕迹。

我蹲下身，尽量忽略心中那股被攥紧的疼痛。

“记住爸爸说的话了吗？”

欣欣声如蚊呐：

“记住了...我会住在托管老师那里，不管外婆说什么都不和她走......”

一个小布包突然塞进我的手心，我摊开手掌。

那是欣欣缝一块小小的平安符，安字缝得歪歪扭扭，还是用笔写上去的。

因为攥在手中太久，上面的字已经有些花了。

欣欣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砸在我的手臂上：

“爸爸...这是手工课上做的，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呦呵？这是演什么苦情戏呢？父女情深演给谁看呐？”

林曼尖锐的嗓音从门口传来，她一把扯过欣欣的书包带：

“你皮又痒了是不是？大清早哭哭啼啼触老娘霉头！赶紧滚去上学，看见你这张丧气脸就晦气！”

欣欣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门。

我握紧手中的平安符，看着欣欣跌跌撞撞出门的背影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林小海压低的笑声从身后传来：

“啧啧，真是感人肺腑啊。姑父，戏演完了，咱们也该出发了吧？别耽误小姑宝贵的时间啊。”

车窗外，沙尘漫天，浑浊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车内只有林曼与林小海笑得出来，津津有味地讨论漂流刺激姿势和网红打卡点。

车辆刚刚在漂流基地停稳，林曼就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高跟鞋在碎石子上踩得咔咔作响。

漂流基地里人不是很多，目光都被林曼夸张的动作吸引。

她像个炫耀战利品的野兽般，从后备箱中拖出那艘299的充气船。

明黄色的船身在炎炎烈日下像块廉价的塑料布，接缝处的胶水已经开始泛白。

“您好？请问几位是预约的游客吗？”

5.

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女导游快步走过来，脸上堆笑。

然而，在目光触及到充气船时，她脸色骤变，笑容僵在脸上：

“这位女士！您...您这个装备不符合安全标准，这太危险了，我们基地绝对不能让您用这个......”

“放你娘的屁！”

林曼的尖叫声让周围的游客纷纷侧目。

她叉着腰，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女导游脸上：

“网上那么多人都能用，就你们事多！我看你们就上想骗钱，逼老娘租你们那又破又贵的船是不是？黑心肝的玩意！”

女导游被劈头盖脸的辱骂吓得后退半步，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让她强压着愤怒和恐惧，试图解释：

“女士，您冷静点。现在是汛期，水位暴涨，尤其是鬼见愁这个河段昨天刚捞上两具尸体。您这船要是下水，连五分钟都撑不住啊！如果您坚持用这个装备，我们实在不敢让你们......”

“我呸！呸呸呸！”

林曼突然蹲下身捡起地上的碎石头就狠狠地往导游身上砸：

“穷疯了吧你们！咒谁呢？睁眼说瞎话的狗东西！你们那破船和我的也没差多少，想钱想疯了，不得好死！小海，我们走！跟这帮晦气东西多说一句话都脏了我的嘴！”

林小海拿着手机低着头一直在快速打字，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紧张和算计。

突然被林曼点名，他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将手机塞进裤兜，脸上有些不太自然：

“诶，小姑你说得对！太对了！这些人怎么就那么不要脸，骗钱骗到我们头上来了！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身后，他穿着脏兮兮的迷彩服，脖子上挂着个乌黑油亮的哨子。

“几位老板，是要玩漂流啊？”

他拍着胸脯，一股汗味扑面而来：

“我这便宜，一人两百，包爽！想怎么漂怎么漂！没那么多狗屁规矩。”

林曼眼睛瞬间一亮，朝着刚刚的女导游又是吐了一口唾沫：

“看看！这才叫实在人！做生意就得这样！哪像某些黑了心肝肺的骗子，就知道咒人死，活该穷一辈子！”

林小海立即心领神会，亲热地凑过去，一把揽住迷彩男的肩膀。

背对着林曼，飞快地朝男人使了个眼色：

“这位大哥一看就是懂行的爽快人！合同呢？咱们现在就签合同！越快下水越好！”

迷彩男咧开嘴嘿嘿一笑，眼神闪烁不停。

我摸了摸胸前的口袋，口袋中装了一只小小的录音笔，贴着女儿的平安符稳稳地放在心口。

河风忽然变得异常猛烈，打在脸上刮得人生疼。

远处传来闷雷般的轰鸣。

我知道，是上游开闸放水了。

6.

浑浊的黄河水拍打着岸边，震得人心中也跟着砰砰作响。

迷彩男叼着半截烟，从裤兜中摸出一张揉得发皱的纸，啪的一下拍在地上：

“签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出了事，和老子可没半点关系。”

林曼嗤笑一声，看也不看那份免责协议，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大名：

“墨迹个屁，老娘玩的就是心跳！”

我接过那只笔，扫过协议上一切后果自负的字样时，不经意地抬头：

“哥，你确定要用我们带来的那个橡皮艇吗？”

林小海走过来，笑容虚伪：

“姑父，你磨蹭什么呢，该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

我微微抬眸，看着他不怀好意的眼神：

“怎么会呢，我只是在想，这么精彩的冒险，不记录下来太可惜了，不如开个直播，让亲朋好友都看看曼曼的英姿？”

迷彩男不耐烦地摆手：

“叫我王哥就行，能有什问题？我的船在河中间放着，就算有什么问题，不也还有我的船给你们兜底吗？”

我嗤笑一声：

“王哥，您的船有没有安全检验证书？直播间的家人们好像挺关心这个的。”

王哥脸上的横肉猛地一颤，恼羞成怒地挥手：

“爱坐坐，不爱坐滚蛋！哪来的那么多屁话！老子在这黄河上面混的时候，你爸还穿着开裆裤呢！安全？老子就是安全！”

直播间瞬间炸了，弹幕密密麻麻：

“卧槽，这导游什么素质啊？”

“主播快跑，这是黑导游，去年新闻报道过了，要命不要钱啊！”

“我勒个豆，这不是断指老王吗？这货还没被抓去蹲监狱呢？上次就是他骗我们上船，结果中途跳下去跑了！没把我们几个淹死！”

林小海的脸色刷一下白了，他一眼就看到直播间中有个熟悉的头像。

那是他欠了三十万的高利贷债主。

“小姑！这破信号有啥好播的？关了关了，还能省点电。”

林曼正对着镜头整理头发，顿时火冒三丈：

“滚开！老娘就是要播！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看看，看看我林曼是怎么征服黄河的！某些窝囊废，就好好看着！”

她挑衅般瞪了我一眼，拽着王哥就往充气船上跳。

我默默跟在后面上了充气船。

林曼已经笑嘻嘻地站在船头，高举着自拍杆，背景是翻腾的水面：

“家人们，看到没！轻轻松松，某些人还说会死人？笑死！胆小鬼只配在岸上啃泥巴！哈哈哈。”

她故意把镜头朝向我，笑的讽刺：

“都学着点！我今天就来场挑战，不像这个窝囊废，还要穿救生衣！这才叫人生，这才叫梦想！”

林小海缩在船中间，死死地抓着王哥的手，脸色比黄河水还黄。

就在这时，我指着船前方一片明显浑浊的区域：

“曼曼，你看那边......是不是旋涡？”

林曼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瞥了一眼，嗤之以鼻：

“宋启航，你是眼瞎还是心盲？那叫水流，懂不懂啊？怂货，就知道吓唬人！”

林小海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也为了在林曼面前表现，立即爆发出更加大声的嘲笑：

“哈哈哈哈，姑父！你这胆子比阴沟里的老鼠还小，一个水花就能把你吓得尿裤子吧？小姑你看他那样，脸都白了，哈哈哈哈......”

“砰...”

充气船的右侧突然砰的一下裂开，浑浊的河水疯狂地倒灌而入。

充气船在旋涡的指引下不停地旋转，猛地被掀起！

“啊！！”

林曼的得意瞬间变成撕心裂肺的恐惧，手机脱手飞出，被翻滚的浪花吞噬。

冰冷腥臭的河水瞬间淹没口鼻，林曼和林小海像两团破布，绝望的呜咽声被奔腾的河水彻底吞没。

7.

腥臭的泥沙灌入鼻腔，林小海身体不停地下沉。

尽管此前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可他还是无比惊慌。

在他以为自己快要窒息时，一只粗壮的大手猛地揪住了他的后衣领。

“咳咳.....呕....”

林小海像一条死狗一样被穿着迷彩服的王哥拖上泥泞的河岸。

他趴在岸边，剧烈地咳嗽着。

黄河的河水和泥沙从他口鼻喷涌而出，狼狈不堪。

林小海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一个念头却忽然闯入他的脑中。

他们死了吗？

他们必须死！

林小海猛地抬头，浑浊的眼睛盯着同样穿着粗气的王哥，声音沙哑：

“王哥......我小姑，小姑父呢？你...你没救他们？”

王哥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眼神闪烁，朝下游汹涌翻腾的水面努努嘴：

“那鬼地方，阎王爷开了席！老子能把你捞上来算你祖坟冒了青烟！那娘们和那男的，铁定喂了龙王了！”

他猛地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这可要了老子半条命！妈的，晦气！尾款赶紧给老子结了，老子得出去避避风头。”

林小海眼底瞬间爆发出狂喜，他只能闭上眼假装悲痛。

他猛地扑倒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双手疯狂地捶打地面：

“小姑啊，姑父啊！你们死的好惨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啊！”

他鼻涕眼泪直冒，表演的情真意切。

漂流基地处哭声震天。

不知道哪个好心人给林小海了一套干净衣服，被他披在身上，脸上依旧是浑浊的泥水，看着无比狼狈。

林小海瘫坐在地上，死死地拽着那个脸色惨白的年轻女导游：

“就是你们！就是你害死了我小姑和姑父！要不是你们见死不救，要不是你们贪财黑心，不租船给我们！我们怎么会去找那个黑导游，怎么会出事啊！！两条人命，两条活生生的人命啊！被你们活活逼死了！你们是杀人凶手！”

周围已经聚集着大量被哭嚎声吸引来的游客和工作人员，手机镜头纷纷对准这场惨剧。

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指指点点：

“天啊，好像是一家人哦，跟他来的都死了，这可啷个办哦。”

“这基地怎么回事？安全措施这么差！”

女导游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能用自己带来的装备......”

林小海忽然打断她，疯疯癫癫地指着女导游的鼻子：

“你闭嘴！你们就是巴不得我们出事，好推卸责任！我要告你们，我要让你们倾家荡产，我要让你们坐牢！”

他转向围观的人群，扑通一声跪下：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求你们给我做主啊！这黑心基地草菅人命，我小姑和姑父的尸体还在河里泡着啊，他们死无全尸啊！”

王哥低着头，朝林小海做了个搞定的手势，林小海哭的更加卖力。

“赔钱，必须赔钱！”

“叫警察，查封他们！”

现场一片混乱，愤怒的情绪就这样被林小海挑动起来。

林小海低着头掩住嘴角的笑意。

成了！

不仅能甩掉高利贷，还能讹一大笔赔偿金，更别说他买的那些意外险。

宋启航和林曼，死的太值了！

就在这时，我从水面中站起来。

时间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林小海脸上的悲痛和笑意统统僵住。

他张着嘴，眼睛瞪得浑圆，连滚带爬地向身后躲：

“你...你...宋启航？你到底是人是鬼？”

8.

我抬手抹去糊住眼睛的泥水，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众人。

“林小海，我没死，你是不是...很意外？”

林小海仿佛被电击了般猛地一颤，他浑身颤抖，张着嘴久久不能回神。

“意外？”

他猛地回神，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音陡然拔高，无比恶毒与阴狠：

“宋启航！是你！是你害死了我小姑！”

林小海从地上弹起来，手指戳向我，唾沫横飞：

“大家看！就是这个畜生！他嫉妒我小姑有梦想，他怕我小姑比他强！是他非要开那个什么直播，是他故意指着旋涡吓唬人！船翻得时候，我亲眼看见，他就在我小姑旁边！”

“他非但不救我小姑，还把人往深水里推！他想独占家产，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林小海涕泗横流，表演得更加情真意切，仿佛自己真的是那个目睹亲人被害，悲痛欲绝的可怜人。

人群再次骚动起来，怀疑的目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打量。

林小海见状，更加得意。

他扑倒女导游的面前，试图抓住她的头发：

“还有你们！你们基地和他是一伙的！你们都是杀人凶手，都是你们的错！”

我轻轻抬起手，不轻不重的拍了两下。

林小海的控诉戛然而止。

紧接着，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撕碎了林小海刻意营造的悲苦。

人群像被无形的力量分开，数辆闪烁着亮光的警车和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呼啸着冲到岸边。

车门打开，训练有素的警察迅速跳下车，控制住现场。

最引人瞩目的，是救护车上，一个躺在担架上面色青白的女人。

她毫无知觉，头发黏在脸上，身上连接着简易的心电监护设备。

“医生，快，这里！”

一个警官大声指挥，医护人员立即就地开始急救。

专业的胸外按压开始，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连林小海都忘了污蔑我，也忘了控制脸上的表情，张着嘴，呆滞地看着那具他以为早已葬身河底的身体。

“滴...滴...滴”

心电监护仪的声音从微弱变得有规律。

林曼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剧烈的咳嗽起来。

浑浊的河水从口鼻中喷涌而出，她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充满了劫后余生的茫然和痛苦。

林小海第一个反应过来，猛地冲到担架旁挤出两颗眼泪：

“小姑！太好了小姑，你醒了！”

“你吓死我了，都是宋启航！是他害你落水的，他想淹死你啊小姑！”

他指着站在不远处的我，声泪俱下地控诉。

林曼的眼睛艰难地聚焦，顺着林小海的手，看到浑身泥泞却站的笔直的我，气不打一处来：

“宋启航......你......你好毒！你推我，你想独占......”

她的话断断续续，我却听得明白。

那意思在明显不过，她已经相信了林小海的话，或者说，她只愿意相信这个版本。

围观的人群再次哗然，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愤怒。

9.

我气不打一处来，向前一步，声音平静的可怕：

“林曼！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我转向带队的警官，点了点头。

警官会意，一挥手。

两名警察立即将面如死灰抖如筛糠的王哥从人群后方拖了出来，铐上手铐。

“王利生，老实交代！”

警官厉声喝道。

王利生早已被吓破了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指着林小海，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

“警官饶命啊！都是他，是林小海！他给了我三万块钱，让我在河中心把船弄破，只救他一个人。可我还没来得及弄，他们的船就自己裂了啊。”

“他说事成之后再给我两万！协议还在我裤兜里，他签了字的！说死人了和我无关啊！”

一名警察立即从他湿漉漉的裤兜里掏出一张用防水袋装着的补充协议，上面赫然有林小海的签名！

林小海怒吼起来，脸色惨白如纸：

“你胡说！你诬陷我！”

我冷冷地打断他，葱子记得铁生口袋里，掏出那只依旧完好的录音笔，按下播放键。

清晰的对话声立刻回荡在寂静的现场：

“王哥，鬼见愁那一段最险要，水流急，暗礁多......到时候，你就当没看到他们，钱，我加倍！”

王利生沙哑着嗓音，贪婪地咽着口水：

“行！但是得签个东西！死了人可别赖我。”

林小海笑得奸诈：

“哈哈，没问题，签！只要他们意外消失，不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都好说啊。”

录音如同凭空降下一道雷，劈的在场的人外焦里嫩。

林曼躺在担架上，眼睛瞪得几乎快要裂开，她难以置信地紧盯着一直被她视作贴心家人的侄子林小海，大口喘着粗气。

林小海彻底慌了，语无伦次：

“不...不是的。小姑，这都是他伪造的！他陷害我，你还不知道宋启航是什么人吗？”

我懒得听他狡辩，拿出手机，点开网购APP的详情页，直接怼到林曼眼前。

“你可看好了，你的那条破船早就被他掉包了！都是破船，他还省钱买了个二手的！这就是存心让你去死！”

“你的人生梦想，你的破船，是他精挑细选，特意给你买的一次性棺材板！”

我点开另一份电子保单截图，冷笑两声：

“还有这个！”

“你以为他好心给你买意外险？看清楚了！受益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的是谁！”

屏幕上，受益人一栏，林小海的名字刺眼无比。

甚至林曼自己的签名都是林小海模仿她的字迹写的无比潦草。

“他给你买装备，是为了让你死得更快更意外！他给你买保险，是为了等你死后，名正言顺地拿走赔偿金！”

我的声音也越发尖利，怒火让我控制不住音量：

“这就是你当成心肝宝贝，处处维护、为了他打骂亲生女儿的好侄子！他处心积虑千算万算，就是要你和我的命！好继承我们那点你根本看不上的家产！”

所有的证据一摆出来，林小海绝望地无法挣扎，林曼更是灵魂出窍。

“不...不可能...小海我从小看到大...小海他......”

林曼躺在担架上，身体剧烈颤抖起来，眼神空洞地看着面无人色的林小海。

她忽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

“林小海！你居然骗我！”

这声哀嚎似乎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也彻底粉碎了她自欺欺人的愚蠢。

林曼双眼一翻，再次晕死过去。

10.

刺鼻的消毒水笼罩着整个房间，林曼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如纸。

“妈妈......”

欣欣站在门口，踌躇着不敢上前。

林曼灰败的眼珠猛地转动，她挣扎着撑起上半身：

“欣欣！我的宝贝，你来看妈妈了。”

欣欣站在门口，小小的身体绷得很紧。

她只是远远的看着，眼神中没有了过去的恐惧和讨好，只剩下疏离和审视。

“欣欣...过来，让妈妈看看。”

林曼声音带着哭腔，朝着欣欣伸出手。

欣欣却后退一步：

“爸爸说，你醒了就好。”

她顿了顿，声音很轻：

“爸爸让我告诉你，托管班的老师对我很好，以后没有了妈妈我也会很开心......”

林曼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寒意直冲头顶。

“不要，欣欣...我是妈妈啊，你不能这样......”

她的话被关门声打断，欣欣小小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几天后，当林曼再次回家时。

等待她的，只有玄关鞋柜上，一份冰冷的离婚协议书。

“林曼，欣欣的监护权归我。你我之间，除了这张纸，再无瓜葛。”

林曼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房间中嘶吼，可回应她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死寂。

巨大的怨恨和无处宣泄的怒火，让她浑身颤抖。

在看守所内，当被剃了光头的林小海被狱警带出来时，林曼眼中迸发出彻底的疯狂。

“小姑？”

林小海拿起通话器，咽了咽口水。

林曼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

“小海...在里面，受苦了吧。”

“你知道吗？宋启航和我离婚了，欣欣那个小白眼狼，也不要我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因为你！”

林小海脸上的假笑终于挂不住了。

林曼竖起一根手指，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你还记得吗，你爸妈死的早，是我把你带大的。你发烧，我整夜整夜抱着你...你说我是这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

林小海听着这些话，只有本能的恐惧。

林曼忽然拍打防弹玻璃，发出砰砰的响声：

“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你想杀了我，你想抢走我所有的钱！我瞎了眼，养出一条要咬死我的毒蛇！”

林小海吓得后退：

“小姑...你冷静点，这里是看守所。”

“是啊，这里是看守所。所以...你跑不掉了。”

“小姑......最后疼你一次。”

在狱警准备结束探视时，林曼猛地飞扑：

“林小海，去死吧！”

伴随着凄厉的尖叫，林曼用尽全身地力气将弹簧刀刺向厚厚的防弹玻璃。

就在这一瞬间，林曼的身体猛地一侧，从通话口将弹簧刀狠狠地刺入。

林小海被精准地刺中大动脉，痛苦地躺在地上。

林曼也被死死按住，彻底疯了。

再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带着欣欣正在国外度假。

我皱了皱眉，看着笑的灿烂的欣欣又舒展开来。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过去，却能选择自己的未来。

【全文完】